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志 內篇上

雲郡江山炳靈盛尹挺生豈慮無經學辭章耶然自漢及唐僅見蜀人頌揚趙國珍一碑宋鼎上唐廷一表何耶一則以郡地久沒蠻荒一則表章前賢實鮮其人著述湮沒者以此宜乎莫徵君詩罪謝元深尹懷昌不知提倡文教忍使祖澤掃地亡也臨風思古不覺爲之生悲幸至明清兩代天啓文明名宦謫吏鄉賢萃於一地言經世者其文重以大言理學者其文清以醇言考據者其文鴻以博言辭章者其文典以麗言表章者其文昭以明言紀事者其文精以密此其大略也纂爲一編光垂後世豈不懿哉

陳尙象

傳詳人物志

黔記序

記爲巡撫郭子章撰

昔孔子欲居九夷魯論嘗紀其問答之語矣迨其後有明正德中王陽明先生謫官龍場有何陋軒記今翰墨淋漓壁間似有神物護持者嗟吾夫子所云九夷豈必即羅施之區文成之記毋亦爲鄙夷我黔者廣歎大中丞郭公撫黔之癸卯歲出所著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一

黔記示余益可念也嘗觀名山大川載有圖經宇內昭曠之士恨不旦暮遇乃遐陬僻壤豈無一邱一壑爲造化所含奇者即輜軒過之不肯經驗人情貴耳賤目貴近賤遠大抵然也夫黔雖僻壤自我明建藩以來二百餘年二祖之所創造累朝之所覆育皇上之所觀文成化民鼓舞於恬熙士涵泳於詩書亦旣彬彬質有其文第遊譚之士往往以其意輕之士大夫聞除目一下輒厭薄不欲往此寧獨以邊徼故抑或以文獻尠少興起爲難故雖千載下猶未離於或人之見耳乃今有中丞公黔記其文與獻可攷鏡也余黔人何敢侈談黔事試即記中所載理學文章忠孝節義種種具備何其盛也至於名公巨卿之經略遷客碩儒之講明勛華增天地之光道德作譽髦之式抑又何偉也由斯以譚則今日之黔孰與曩昔比乎今夫天地之元氣愈漸漬則愈精華國家之政治愈薰蒸則愈彪炳惟是精華彪炳者得發抒於蓋代之手其人重則其地與之俱重黔蓋兼而有之貴山富水與龍山龍場行且有聞於天下後世世有昭曠之士亦必於黔乎神往矣在昔賦三都兩京者一出而貴洛陽之紙膾士林之口然或感時諷諫或折衷羣言且皆成於十年視公投戈染翰刻燭賦詩備一代之典章垂千秋之信史其遲速輕重固天淵矣記成當與黔並永不特



海內幡然改觀固知何陋之言與陽明名軒之意俱得公而益信象不揣固陋附言末簡載其言以存汗樽土缶之一端云

惠民橋碑記

橋在麻哈州

州南五里曰擺地河河受衆流兩旁依山險阻中齒齒多怪石舊浮土橋以通往來然旋修旋圯每遇水泛橋與水兩相激橋益圯壞爲行旅困萬歷己未冬東粵黃君璉以新添衛學教授署事於茲毅然引爲己任請於司台欲建石橋旣報可捐俸爲士民倡又請之方伯楊公守巡詹公梁公得公帑若干金益之太府王公司理李公守戎陳尙策各捐資俸給夫力共襄乃事未幾州守蘇君九河繼至殫心力以善厥終橋用告成所謂江山相待者非與野史陳尙象曰世之縮符者職分內事猶詭避不一櫻心者衆矣黃君以博學視篆慮斯橋之爲民患不憚經營拮据之煩爲一勞永逸之計其精神意念孚上下通遐邇寧有量哉故自台司以及鄉紳艾公世美武弁里耆罔不懽然協成之即一橋而論所設施可概覩矣非其力量知識大過人者曷克臻此余嘉學博之偉績而又嘉州守公之美其終皆心乎爲民足以爲官君子勸也因名其橋曰惠民橋而爲之記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二

扶

綱傳詳人  
物志

獨山州志序

時綱官大  
理寺觀政

吾勻轄有獨山其地僻其民彝實把黔之咽喉古稱要地天子遠照荒服知其不可無漢官以鎮爰設州治而田土戶口俱蒙氏所司州牧不過坐定山川疆域而已入其境而問城池問學校問風俗貢賦以及古蹟諸類渺焉無聞是官最苦而任最難其大畧業載府志中頃因州牧王大夫以豫章名士出宰茲土會當事旁探郡邑志書獨山亦邑也不宜無志大夫曾費幾許精神期爲完志奈彝地罔有傳聞志成而請序於余余按志體嚴而事核詞約而義精不敢強爲過飾可以傳矣噫嘻僅建一官遂名曰州余政於此爲牧是州者壯焉志中凡古蹟諸類雖未燦乎畢備然以州牧撐遐陬之半壁無城池而城池於是乎在也以州牧布聲教於四境無學校而學校於是乎在也定爲男女冠婚喪祭之禮則風俗由大夫移易也播其踐土食毛忠君報國之義則貢賦由大夫激勸也况又不止此也其責於州牧之一身者不已備乎哉謂志州牧即志州也亦可獨陽之志始於王大夫而王大夫誠有足志者夫以一無所有之州治德威交盡咸使遠彝喻天子所以立州之意壯哉大夫當其難而



忘其苦將山川疆域若增而勝矣茲歸里行之日猶急成厥志與吾郡司理張公勤敏罔異謹如其請僭書數語以告異日繼大夫而牧獨陽者次第舉之庶成全志云  
崇禎丙子

獨山棠蔭祠去思碑

獨陽刺史王公諱希曾號文初以江右名儒奉簡命來守茲土三年政通人和效幾馴雉頃者凡五請告致政獨之人思非攀臥能留立祠祀公以誌公德屬余紀其事  
余思昔未遇時遊獨陽與公雅相契因悉公狀公弱冠登鄉薦三上春官衡文者昧  
日色三卮一榜既而振鐸郡陵聲華籍甚壬子秋分校黔闈試得士八人皆名士旋  
以國學應內擢弟介性恥事資緣出守楚靖靖故名郡然自設學來青衿每難一第  
公鼎遷學宮士始相繼馳捷巡沲流行三載歲儉公捐俸施粥數月活飢民以萬計  
爾時遼氛孔棘需餉之檄如雨督餉者不諒撫字心勞顧責以催科政拙至遷闈幕  
會部院特薦晉雲南令下車除衙蠹行合徵革耗羨代窮民完不輸之賦尤均平水  
利四境靡爭滇人士不忘公德碑識未已立祠祀焉無何當事又以獨越在邊徼無  
城池會叛後民是用困調公獨陽公除煩苛秉清淨有淮陽臥理之風創柵欄編保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三

甲得膠東備盜之法猶謂邊徼無城則民難守無學則民不知禮兩請於上建學建  
城兩臺是其議值公帑告匱又格土司兵燹致學城議有待而行而公爲民之力已  
殫矣濱行尤汲汲以志書爲闕典乃繪圖纂綴其概付梓成帙以俟後來即不盡獨  
山而獨山盡於此一片赤心可與獨山俱垂不朽也於是鳩工置田立祠於州治之  
官塘以祀公越數月而事成爰命紀其畧於石

宋鎮南先生八旬壽序

商箕福疇居一以壽繼以攸好德旨哉蓋壽原於天而成於人所以居之者德也以  
德致壽是曰天錫故語曰仁者壽詩曰壽攷維祺書曰天壽平格率是義也備此義  
者其吾羣之鎮南公乎溯公之先爲北直眞定府望族 初以征南功受采地世  
侯麻哈數傳生大中先生登隆慶辛未進士官翰林理學文章爲詞林冠冕霖寰先  
生繼之牧黃州郡循良治績滿湘漢間至公幼從事舉業長承祖職天啓初水西叛  
奉調進征歷建奇勳累官元戎遜職與弟日以詩書韜畧課子勉之曰將相本無種  
高才者得之用是長兄昌模提三尺劍從楚而粵數著厥功歷官右府都督供侍衛  
仲兄昌期以明經授黎平府學博季兄昌胤以俊才膺三尹昌麒昌麟並列干城之



選皆公善教有以成之也而公且左圖右史手不停披口不絕吟舉止言動取法先程雍雍然有儒臣風時而登山玩水賞花觀魚梧桐月上楊柳風來一任天機自適其適陶陶然有曠士顏耕付奴織付婢惟含飴弄孫焚香禮佛置世事於不聞視浮雲如過客飄飄然有出世想凡此皆公之行也實公之德也優焉游焉不知老之將至也茲季秋四日值公懸弧之辰計萬歷戊子迄今閱八十春秋矣適劉兄佐元艾公光國徵余言爲祝余與公爲世戚聆公之教沐公之愛固非一日可無數語以稱觴乎爰述公之大端而樂爲紳士道也先儒曰小年小言大年大言公大年也余小言也或未足概公盛事自是而期而願遞舉百歲之觴又更端以進時康熙五年

黃嘉穀

康熙間官平溪衛教授

### 尙書鄭公逢元傳

鄭逢元其先世山東東昌人始祖忠永樂初以軍功授平溪衛世襲指揮九世生逢元幼穎異至孝性成父病驚悸祈藥禮神哀痛迫切竟感神夢示而父病愈及爲諸生操行立學慨然有經濟之志天啓間尙書熊明遇忤璫議戍平溪見而奇之許以公輔器相與談詩論文無間崇禎癸酉中貴州鄉試計偕不第以養親故爲婺川教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四

諭課諸生必遵鵝湖月川之法獎勤罰惰師道尊嚴督撫交薦崇禎丁丑超擢楚衡郡司馬清廉方正權豪斂跡遂晉太守元在衡旣久一切公私巨細之務無不釐剔而振舉賢聲益著衡永間土賊紛起承平將三百年武備廢弛殆莫能制元訓練鄉勇扼要設伏悉掃平之先是賊犯常岳武昌戒嚴至是賊平楚藩劄示督撫鎮道謂衡非元守則全楚悉爲賊壘矣偏撫李乾德上其績授監軍副使元感激涕零亦思報國與諸郡將隨方設略或勦或撫盡平餘孽屹然西南保障於時大司馬王應熊督師討川中流寇而賊勢轉熾屢書乞元入蜀協謀討賊楚督師何騰蛟批軍政書云楚才而蜀用之恐爲識者鄙因與李乾德交薦遂加叅政爲滇黔楚蜀粵五省監軍道會甲申之變人懷割據歲丙戌妖僧姓查於辰沅間冒稱弘光楚人輕剽爲其煽惑烏合數萬地方騷動且遣使致書加元顯秩元知其實斬使焚書一面申滇黔督撫一面會合湖南郡將星馳電掃妖僧伏誅民乃寧靖已而永歷於桂林改元召赴行在監督羽林授太僕卿俄遷太常戊子冬晉左司馬右副都御史總督滇黔蜀楚軍務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元朝暮勤王鞠躬盡瘁不遺餘力督師張同敞疏薦有保黔第一功之語加尙書左都御史庚寅孫可望據黔稱秦王威屈大臣任意生殺



予奪實懷纂志元因書王命論以諷之歸臥杜門威不能屈及永歷居滇特召元至語及妖僧僭僞元能斬使焚書且抗節八年不屈於可望始終一心臣節不愧將畀以機務元懇辭乞骸骨歸諄諭時事需才亟借老成不必引退改宗伯兼司寇事元頗以重典以濟時艱咸稱邦之司直李定國等甚禮重之至皇清應運定鼎元即祝髮於滇之寶台山時經略洪公承疇屢強元出以佐維新元以明室故臣義不可出竟以緇衣歸田孝事老母不啻孺慕者然門生故吏罕得覩其面嘗有詩自述己志隱然以陶處士自居母年八旬元年六十尚孝養十有餘年生事葬祭足爲世法其生平忠孝大節實足壯山河之氣與日月爭光詎可任其湮沒而不核其事實以詔異世哉所著藝文什不存一蓋因時事多艱無暇捃摭耳元字天虞法名天問卒年七十有六

王冕

字晦菴康熙甲子舉人官平溪衛教授

### 趙孝婦袁氏傳

嘗慨世之可傳者不必其傳也而傳者不必其可傳大抵請託者謬溷青編無求者終於湮沒是非之失實率由於此余於康熙之癸巳歲量移平鐸獲交其鄉之明經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五

趙君二米嘗造廬見其家政井然二郎恂恂雅飭端重和靜絕無時下叫囂之習竊異趙君何以至此已而訪諸鄉之人士得孺人賢孝事蹟爲嘉嘆久之孺人姓袁氏衛處士袁公良輔之女年及笄歸趙孺人篝燈佐讀紡績之聲與咕嗶之聲相和時二米君家貧親老恃硯爲田倚舌代耕爲四方延請居外日多居家日少孺人於艱難時奉翁姑甘旨無缺雙老怡然如子在側及姑病服藥不效禱神不靈孺人計無所出焚香告天引刀割股一痛幾絕良久乃甦爲治湯以進姑飲而甘之沉疴頓瘥延壽二年囑夫隱其事雖其子不知身歿始知迨姑見背翁猶在堂孺人竭力孝養無殊姑在時先後祭葬皆如禮孺人內助之力居多爾時夫弟三人皆未婚一一爲拮据完配夫妹三亦尙未字悉辦奩俾有所歸無何夫之季弟不幸而夭遺弱女二人孺人恩育如己出長爲嫁之教二子愛勞兼至出就外傳戒以慎交遊無放逸卒賴母氏之訓能自樹立一領歲薦一爲學宮弟子員又能睦族和鄰不生嫌隙若其內主中饋截髮留賓有古雜佩之風至於早作夜休縞衣裙布勤儉持家俾夫無內顧憂則數十年如一日焉孺人生於順治庚子卒於康熙庚子享年六十有一余所聞於鄉人士者如此外史王氏晦庵論曰卓哉孺人之賢孝洵可傳矣然觀割股一



節孺人深自韜晦不令人知亦無知人之者厥後見於其夫之祭章梓里即欲聞之當事二米君恐傷孺人之志爲力阻乃止久之公論嘖嘖卒以其事達之衛侯並上聞學使既皆旌表其閭矣夫以孺人之賢德彰彰如是而又勞其心苦其身以全孝道絕無近名之意賢於無實而盜名者遠矣余故述其行概以俟夫採風者登之志乘俾其必傳以風巾幗則其裨世教豈淺鮮哉

劉

蛟

傳詳人  
物志

彭城譜叙

余家先代不備載自受

叙封  
書壽

一公係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十四都

梗八甲籍

前是陳氏軍大明洪武二年張叅政收集撥充岳州衛軍克臨洮鞏昌三年克茅江杉木等峒四年接應四川克雲陽萬州重慶保寧五年征靖州諸峒蠻夷回衛八年撥龍驤衛右所十三年將子壽疑兒代役十四年差往九江府開辦魚課十六年回遷二十年欽除試百戶於前府領軍一百二十名往湖廣沅州上塘驛擺站二十三年調守清平堡二十四年調都勻衛後所因家焉則受一公即籍勻不遷始祖也年老告替壽兒公無出胞姪諱銘於三十二年替授三十四年哨守平越征新添等處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六

宣德五年故嫡長諱斌於正統元年欽准襲職授昭信校尉都勻衛後所世襲百戶長男諱春先於景泰元年苗賊反亂被害胞弟諱俊四年六月襲職六年征平舟六峒擒賊首楊么等又攻止梭吠弄等寨有功天順三年哨琵琶東冲等處四年又攻打落乍砦俱有功八年陞本所副千戶成化十年年老嫡長諱鐸襲職弘治六年打銀蘇二寨七年打大地寨並本處三哨俱有功本年十月陞本所正千戶攻疑反寨並撒當安插等處俱有功十八年陞都勻衛世襲指揮僉事年老嫡長諱芳於正德元年十二月承襲傳至維臣公傳至于爵公傳至國柱公家聲丕顯焉瑪坡瑪偉粟谷即燈草  
坪是也地出山塲皆所賜業也至大明易歷迄於本朝改衛設縣兵燹之餘人丁寥落兼以武裔不知向學余高祖諱國亨公貧而好善常以丹方數種濟人病厄曾祖號貞明公亦如之惜年三十六而失明蕩產遠醫不效吾祖父號永昌叔祖父永新公幼而困苦竭力敬奉吾曾祖雖富貴無以過之且性好文士縱所遭不偶不克身受一經而延師教子之勤有超出尋常萬萬者至康熙乙酉年吾父始入黌序吾叔居遜公繼之居晦公繼之次安公又繼之及吾之身而昆弟之遊泮食餼者有人矣余幸生積善之餘蔭庇之下於己卯得附鄉薦至壬辰會試選翰林院庶吉士於癸



已恭遇萬壽六旬覃恩邀封祖父母如子爵目今子弟彬彬郁郁難以屈指若能念櫛沐之勞繼續先志將來正未有艾余於六十年季秋乞省歸里適值父喪大故居憂之暇思本源之不可無稽也爰爲之叙康熙六十一年仲秋月十二世孫蛟謹識

陳堯華

傳詳人物志

祭艾鳳崑岩先生文

鳳崑名茂麻哈人詳見外傳

劍飛龍匣錠回牛斗之墟鏡暗螭頭光失犀燈之照悼長庚之條隕驚太乙之無光芙蓉有主神游不夜之辰錦繡連叢風折恆春之樹糕粘團棗思再獻以何緣酒熟醪醖進一卮其曷自繫東山之望無解乘雲深北斗之瞻有懷記日親翁老大人人生而特異幼即神奇童試冠軍作巽宮之領袖鄉闈拔幟奪虎榜之元魁報捷南宮名傳北闕步花磚而入直輝分歸院之蓮聽鈴索以傳呼視起封章之草皇皇華胄奕奕清班淹雅鷄林大得風雲之氣雍容鶴蓋原稱松柏之姿而且鴻案齊眉驥才疊出奇文驚爽駕陞璧而增雙雁序聯翩並荀龍而有四品貢金門之選榮續玉筍之班幼君亭而鵠峙桐枝長而鴻騫鵲起鸞翔一門才稱倚馬蛟騰鯉躍千秋名重登鰲親翁之大福真有罄竹難書者也華也瓊林續宴得分鸞掖之輝翰苑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七

同聲後效龍墀之步華之姨兄張君江左宦游神交千里因以里黨粉陰誼通蘭譜情聯姻婭盟締葦葢華之兄與弟雪立門前如翔天際雲披屏下宛接星臨黃鐘起玉振之音絳帳聆金聲之韻文章與經濟并傳丹桂偕仙桃爭艷乃親翁忘年忘分因聯秦晉之歡自抑自謙竟畧師生之迹傾蓋何分少長三命益恭持杯而講詩書千觴適興或追隨於竹杖櫻鞋或笑傲於酒旗茶竈桐樓清夜愧側迹於應徐金市熙春慚方驅於潘夏竊擬錦堂集慶繡郭迎禧胡爲庚曜歸垣辰年合讖八公一去倚桂畔以徬徨十叟不來望橘中而惆悵槐宮之蟻陣空酣椒殿之鶴書恨促恍惚黃粱之夢荒蕪綠野之莊簪裙飈聚奠酺聯八座之尊珂繖雲填致賻鞠三台之拜竚且龍樓錫篆丹綸浮蘭檢之香鳳闕褒嘉黃帕發芝泥之彩簪纓綿於累奕潛闔崇封名姓壽於層城琳池錫誥衍疇之五不朽之三親翁躬寔備之夫復何憾茲以漆燈未滅青蓋旋飛痛馬鬣之將封慚雞碑之乏頌驢鳴鶴吊空陳此日哀情白馬素車漫數當年佳話冀暫駐夫雲旂庶來歆夫祭酒

陶廷杰

傳詳人物志

請輯六部稿案以杜吏弊疏

道光三年時掌湖廣道監察御史



臣維六部綜理天下庶務自銓選黜陟以及禮樂刑罰錢穀工程在在俱政體所關各部中六堂總其成諸司分其任一切事件惟例是遵自皆仰體

皇上飭幾勤

政之心矢公矢慎豈復假手書吏致滋弊端然例文一定案情百出其例有明文者固可照例辦理無慮書吏之欺蒙其例無明文者不能援舊案以比例即不能不藉書吏以查案此弊之所由生也蓋各部舊案日積月累堆疊如山每辦一案其與此案相似者不一而足在司官中留心職分行走多年者猶能知其大概若到部未久加以漫不經心舊案纍纍自必茫無頭緒而書吏則諸事經手照此案則較重照彼案則較輕夙夜句稽瞭如指掌官生吏熟百弊叢生又復遞相私傳流弊益甚故部中每當例無文明之事吏即乘機舞弊其賄賂已盈即呈出較輕之案而官不知有較重之案相合其索詐不遂者即呈出較重之案而官亦不知有較輕之案相侔間有官所確知令吏檢其案而吏計無所施遂藉口微爛匿不呈出以行其欺甚有於所存文案顛倒錯亂官不能稽因取要件私藏於家陰爲臨時操縱之圖以售其術是部中諸務隱授其權於書吏而錮弊已深此在禮部典禮所在具有成規刑部律例分明偶有駁案衆所共見非甚疏忽驟難蒙混至吏兵二部銓衡升降糾過計功毫釐疑似之間低昂易於牽混戶部款項繁雜出入多寡輻輳易形工部工程今昔

情形不同以昔例今已難覈計况各工老樣底稿俱歸滑吏把持每辦大工非其人莫能覈算凡此弊端百出誠爲法所不容貸而亦勢之無如何臣以爲案散而無紀官不能自檢則必假手於吏而弊無窮曷若案統而有宗官可以自裁則不授權於吏而弊可絕查向例刑部五年一修例吏戶禮兵工五部十年一修例然例不能盡載舊案猶有時翻閱若修例之後未及五年十年此數年中案卷更不能不隨時比照敬請

敕下六部堂官飭勤慎諳練之司官就各司中所存案件細心檢校

凡有例無明文之案摘取簡明節略編年紀月彙成冊檔隨辦隨增蓋用印信彙冊之後書吏或遇事別呈舊案即究以前漏匿之故從重辦理各司印冊官爲收掌冊外之案概免翻閱以後所辦事件惟查此冊從公比擬將來屆時纂例亦可憑此冊酌量增修是分司各辦既無慮此日之繁難而修例有資又足備將來之纂輯官有冊可查而不必假手於吏吏無案可恃即不能蒙蔽於官其有裨政治不少矣臣又查會典內載在京各衙門書吏均有定額由召募考補毋許朋充濫役其承充者由部取原籍有司印結以結到日著役無結者黜又載五年書役滿報部關防考試



後不得在京稽留即飭五城官嚴催一月內回籍令原籍官以到籍日期申報是定額之外不得妄增一人役滿之人不容稽延時日所以杜濫冒禁盤踞定例綦嚴乃部中書吏一司中每有逾額數人及一二十人甚有政務較繁之司竟逾額至數十人者夫人數既衆良莠不齊臣聞酒肆茶房戲園遊館無日不有書吏充斥其間或逢人撞騙或藉生事端或密札交通或得錢舞弊種種不法人所共知若革退不能復充役滿不容戀棧即雇人出名充補而已仍暗中把持使非認真清查恐不免玩法舞文之弊應請 敕下各部堂官轉飭各司官確實查明將見在額外增置書吏全行裁汰即煩劇之司不敷辦事應行增添數人亦必明定額數並造具額存名冊移送稽察衙門備查儻裁汰之後仍復任意增置各堂官及稽察部務之御史即行指名參奏並請嚴飭步軍統領五城順天府一體嚴密訪查如有書吏在外招搖生事及已革已滿書吏身後把持公事者立即嚴拏懲辦庶奸胥滑吏不敢假公門爲利藪而弊端漸就肅清矣

周良卿

傳詳人物志

孔貞女紀事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九

性出於自然而無所強勉者天也行出於必然而無所顧慮者人也性出於自然而行出於必然始終無所變易者天與人合也天與人合而道立焉是道也於臣爲忠於子爲孝於女爲貞於婦爲節孔貞女者女而貞又婦而節者也不言節而言貞未成乎婦全乎其爲女也貞女系出尼山父昭煥新邑文生居於邑之東南鄉貞女生而端重寡言笑年九歲許字鄰村文生劉精一之子未幾劉子亡貞女聞之黯然掩泣自是屏簪珥不著紅紫獨處一室終日端坐習針黹雖家人不輕見父母異之及爲議他婚則閉戶垂淚者累日詰之不應數數詰之則拊胸椎心而誓曰父母以兒許劉氏不幸夫天堂上姑固在也兒終歸劉氏奉姑不然惟有死父母憫其志姑聽之久之察其志之終不可奪也告諸劉劉母無子而得婦乃會周親詹吉而迎之貞女既至泣拜姑痛幾絕繼乃哭祭夫塚入門成服終三年親操井臼奉姑膳必敬手滌裙褌無惰容婦惟知有姑而若不知其無夫姑惟知有婦而若不知其無子雖淒風苦雨環堵蕭然宴如也或謂貞女不讀書能明大義克守其貞蓋其天性固然不知未嫁而夫亡而矢志而事姑前無所瞻後無所顧誓於一日守以終身則又有人力副之非獨天全也天人交盡而卒與道合此貞女之所以爲貞女也夫人孰不有



本性而嗜慾誘之利害中之一當生死存亡之際輾轉徬徨中情回惑不克行其所必行而終以喪失其所守自古之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大都坐是若率乎其性而不移獨行其是而不悔此讀書君子之所不易見而今於女子得之豈僅巾幗婦人之所當取法哉鄉人士以貞女之年未及旌表之例上其事於余余既爲立案復叙而紀之以俟後之司風化者採焉

附魏廷校注情至文生如風行水面波折天成以不經見之非而成此不磨滅之文維綱常而扶名教感

風雨而泣鬼神貞女得此亦復何憾先生於百忙中而猶有此解衣磅礴意到筆隨之樂益服其醞釀功深

### 書任奇馬事

余蒞新城初閱獄尉首呼囚任奇馬出請署爲牢頭余諾焉問其年三十狀小而羸繼出衆囚有老而健者有壯而腴者有猛如虎狼如羊者余私念是肯聽彼孱孱者約哉事畢召尉至署詢其故尉曰任十餘歲時其父與悍鄰馬乙鬪爲所殺任訴於官抵馬死歸謂母曰兒今名任奇馬矣自是力耕奉母母欲爲娶妻託以他故不受命既而馬減流由戍逃歸任若罔聞之也久之其母卒任營葬已待馬於隘而殺之提血刃赴縣庭大呼曰任奇馬手戮父仇甘就死官爲動容獄上法不得免令緩決三次固當無死法余視其讞信尉又曰凡囚自爲品節殺人者上盜次之姦又次之

###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十

任爲父復讐衆囚所以服也言未已座客皆嗟嘆又曰先是一囚詈其伍某歸咎牢頭欲更署衆囚請如舊某察無可代者姑聽之任力辭不獲乃出已錢市肉麵食衆囚曰吾等負重罪弗戢將益深且吾豈有權勢相臨哉徒能申明官禁以言取信而已若復違約何請爲皆唯唯至今獄中悄然若虛無人焉任率之也余聞之而喟然曰任奇馬者人騎馬也名不忘仇也不娶慮爲情牽也母在不殉仇懼重憂親也卒行所志勇且智也守法服衆忠信而才也嗚呼囚可忽乎哉

### 祝叔舅張素堂先生五秩壽序

茹芝餐菊地上神仙驗藕覬桐山中甲子以風塵之下吏跂霞舉之高人知美景定可延年豈俗筆偏能善頌歲在提格律協應鍾爲我叔舅素堂先生五十初度鶴方紀算鯉忽傳書謂久視長生孰參妙道六身二首會說高年啓期三樂之言信不誣矣香山九老之會何敢望焉已逾若木之初徒覺韶華荏苒適當巖景之半方欣歲月悠長與梓之親咸來相慶如蘭之友曷可無言感念今情緬懷往事蓋先生毓秀之歲亦賤子誕質之年顧蒲柳之姿難希松柏而鴻鵠之志遠異鷹鷂憶總角之聯交葭莩忝列且髫齡之就傅樾蔭常依藝圃偕遊經壇共聽三更咕嗶同聞窗外之



鷄聲萬卷鑽研並役席前之虎僕君則慧由天悟才擅雕龍卿則學藉人工殊慚刻  
鵠迨均遊乎泮水欣歌盛世之藻芹方並立於程門許作王朝之棧樸乃先生幼儲  
遠志早賦壯遊既馳譽於成均遂忘情於鎖院瞻堂前之萱草養志承顏培庭際之  
荊枝延師課讀時則卿以菲材謬居講席樂朝夕之與共恒翦燭而談心幸山水之  
可娛每銜觴而得意十年賓主真水乳之交融廿載盤桓原膠漆之莫判然而聚散  
搏沙南北異轍遠辭粉社卿爲躍冶之金長掩柴關君是在山之璞夫攜琴而之任  
不若抱甕而灌園懸鶉於河澗不若食鮮於盤谷心勤撫字惠澤未徧於閭閻不若  
坐擁倉箱調恤易周於鄉黨而且簿書鞅掌歷宦海之波濤不若泉石怡情樂山水  
之怡淡先生則上承堂構自闢園亭黛色參天岫當窗而列嶂綠陰滿地樹繞屋以  
成幃藤裊裊而下垂竹亭亭而上矗環籬蒔菊居然栗里之風鑿石爲池大有濠梁  
之趣晴初雨後月夕花晨煮茗焚香手一編而論世當歌對酒抗千古以懷人至於  
春雨一犁黃雲萬頃猶復提壺挈榼負劍囊琴問黍稷於田夫課桑麻於隣叟既而  
踏花歸去香在馬蹄又看橫笛吹來穩騎牛背信可稱風月之主人不必蹈煙霞之  
錮癖矣卿製錦未工烹鮮徒切漫謂三年史館曾到蓬萊敢言百里提封頓成花縣

跼蹐不得展宛同轅下之駒飲喙難自如渾似樊中之鳥暮雲春樹總屬離情流水  
高山久睽知己不彈冠亦不割席深叨長者之情思把袂即思稱觴應鑒鄙人之意  
今者屆小春之令序慶大衍之華齡撫拾浮詞句雖工而無當追尋樂趣言則信而  
有徵惟先生躬居章素故不懣不竦自敦平格之原惟先生福享清閒故而色而康  
無資導納之術此其天有獨全而壽方無量亦何事引喬松而致頌援彭聃以爲期  
也哉他日卿倘撰遂初之賦獲登介壽之堂某水某山溯童子釣游之地一觴一詠  
當是翁矍鑠之時將必執筆以紀高風冀罄形容於萬一進爵而賡壽考更祝春秋  
之八千

募修新城縣紫泉橋序

周良卿

人無無善心者有善心斯有善事有善事斯有善俗然而善事不易舉善俗不易成  
則無以動其善心也余始蒞新邑見文廟傾敝商於廣文王君振鐘呂君元椿集邑  
人士謀新之旨克用勸善心一動矣先是縣尉牟君燮和與前令議修關廟捐者書  
簿及半以他故不果至是請復焉許之亦克用勸善心又一動矣二役將啓復有來  
告余者曰邑之西北紫泉出焉其流注爲河歷城西而南流十餘里與大清河合泉



源下數里許大道貫之東走固安西達定興向有石橋未病涉也橋既圯下流復塞兩岸沮洳行者至止人沒其脛車曳其輪牛馬濡其首今欲葺之願乞一言募於衆余曰橋所以濟人之事苟慕義彊仁者皆樂爲之矧吾邑之人動其善心而不已將善事積而善俗可興一橋云乎哉吾知其必有成矣然吾聞泉爲地脈壅之不行則受病邑之氣運恒因之疏滯滌汗厥功甚鉅茲未敢驟期也他日橋成請書是言於石以俟後之挑河者驗焉

重修白溝河廣濟橋記

凡膺民社而以濟人爲心者則必寒爲之衣饑爲之食疾爲之醫訟爲之平盜賊爲之弭強暴爲之鋤善良爲之安俊秀爲之教如此之類未易悉數橋之濟人其一端耳雖然橋亦不可緩也今夫民度越阡陌懋遷有無婚喪休戚急難相赴熙熙者來穰穰者往有要津焉不得渡則望洋而返甚至馮河者首濡爭舟者指掬有民社之責者於是思所以濟之橋顧可緩乎哉然而一橋也官爲之則多擾而難成民爲之則省費而易就官爲之則百弊生而工不堅民爲之則衆力聚而工自固此大較也丙戌秋余奉命來宰斯邑閱明年縣治白溝河廣濟橋成蓋其鄉之紳士及舖戶村

募重修藥王廟小引

民捐資修葺因固有之基爲永逸之計鑿石爲柱架木爲梁而復覆之以石平如砥焉翼之以木迤爲欄焉雁齒密排虹腰遠跨行者至止如履平地民之力也官無與焉而貢生趙燭等迺乞余言以記之余維曰溝一大集鎮也趨之者若鶩有是橋而不病涉所濟洵廣不虛名矣惟橋之始不可知其自乾隆六十年迄嘉慶十七年兩次重修相距僅十數年耳繼自今安能無望於後之修者乎噫官不能濟民而民自濟之而獨爲之懇懇焉以望其永濟於後是亦徒有濟民之心也夫

按史稱炎帝神農氏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濕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作方書以療民疾自是厥後天下後世之有疾病者飲藥而得瘥則立廟以祀藥王大報本也藥王其即神農氏乎或曰藥王蓋西竺人新邑南關舊有斯廟歲久傾圯道會王仁山欲募修之乞余爲引余慨然謂之曰今民之病亟矣其資於藥亦多矣病饑者當藥以菽粟病寒者當藥以布帛病愚者當藥以詩書病頑者當藥以禮樂病在顛連無告者當藥以安全之方病在強梗弗率者當藥以尅制之法以此藥民庶有瘳乎余則既愧不能矣而又迷於方脈弗解刀圭即遇有疾病之人雖憫之痛之而



終不能使有疾而無疾抑又憾矣子其行乎勿病跋涉之勞勿病口舌之敝自通都大邑以至鄉村聚落有力能仗助者爲我告曰人生寒暑勞逸之間飲食男女之際無時無地不足以致疾疾而藥藥而愈皆藥王力也天下有飲水而不思其源者乎隨其所施亟取以來虛而往者實而歸用是鼎新斯廟將藥王之靈爽實式憑之凡有疾病者禱祠而求其應如響俾占勿藥有喜而共登壽域焉斯亦長民者所大願也子其行乎是舉也殆勝誦藥王經百萬遍也余且爲子樂觀厥成矣

### 重修周忠武公祠記

忠武公錦州衛人有力善射明崇禎中累功至京營前鋒副將加太子少保左都督陞山西總兵李自成陷全陝將犯山西公分兵扼河上流以下流蒲坂屬巡撫蔡懋德而請濟師於朝太原陷賊遂陷忻州圍代州公憑城固守潛出兵殺賊無算食盡援絕退保寧武賊踵至發礮殺賊萬餘誘賊入城復殺數千人圍亦急城再圯再完殺賊四驍將自成欲退用其將計番進賊死亡如麻官軍力亦竭城遂陷公巷戰馬蹶手格殺數十人身集矢如蝟見執不屈死舍中兒及城內士庶感公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而兵民亦死亡略盡夫人劉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

一矢斃一賊賊縱火焚之閤家盡死於難公旣死自成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子遺哉刻期將遁而大同宣府居庸俱降開門迎賊京師不守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事詳明史公生而忠義足以奪賊之氣殲賊幾盡歿而忠義足以褫賊之魂賊猶心悸焉誠使他鎮盡如寧武復有一周總兵而賊真無子遺真不得至矣然則公之死關係豈淺鮮哉錦州西關外舊有公祠日久傾圯僧人圓琨募官士商民重修之規模猶昔巍煥有加謁斯祠者莫不想慕忠義肅然竦然而其鄉人追前型感激奮發更當無已也松山屹立凌水長清公殆與之不朽云

### 翠巖山記

癸卯二月七日余以事出城北三十餘里有山蜿蜒若龍其上巉巖峭壁若龍脊間其名曰啞吧石行稍近石峯林立若人或俯或仰或欹或側或依倚若並肩或迤邐若接踵或毅若猛將或肅若侍臣或叢筍偃僂若農夫或負戴偃蹇若行旅或對坐若仙人之奕棋或跌坐若老僧之入定石而人人宜言人而石石不能言山之名其以是哉或又曰槎枒石若樹有槎枒然步至山坳數峯環聳入雲色翠赭相間中寬



二畝許有石臺三上下二臺各有廟三楹前祀藥王後祀碧霞元君左廊軒窗洞開可以眺遠右廊負石壁壁上鐫翠巖山寺然後知此山之名石碑四皆近時立一云建於成化六年然後知此寺之始山本石乏草木中臺古槐一臺外小樹數十莖方春未芽無可觀者其右最高峯頂上有石廟一石碑二道人指其徑自石罅入言將及巔必緣木梯乃得上上則憑虛御風飄飄然若羽化而登仙焉余謝弗能也徘徊久之念家萬山中無日不與山見雨則山雲入牖晴則山光排闥乃至山氣侵書帙山影落酒杯雖棲遲一室未嗜遊山而未嘗非遊山也自計偕入都往返者再及官京師官直隸所在山之可遊者衆皆未及遊及改官關東山之奇偉雄傑者有閩山幽深蟠屈者有千山乃於閩山則守其境於千山則經其麓亦皆未及遊辛丑秋再莅錦邑邑之西有虹螺山高插天四面望之皆若屏障夕陽在山紫綠萬狀志載八景之一所謂虹螺晚照也去夏大雨山水陡發環山之田淹沒強半余履勘周歷山下山陰有望海寺可望東海余方愧德政不修農田被災愀然不樂亦未及遊豈與山無緣耶蓋時不暇遊職不得遊且無遊具無遊侶因無遊興綜余生平雖馳驅萬里未嘗不遊山而實未嘗遊山也茲山之遊則不期遊而遊也不期遊而遊則嘗遊之矣作遊翠岩山記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十四

周

燾

字聽松詳人物志義烈名氏表

謝升道員摺

道光二十六年

本月二十一日吏部以臣升署江蘇淮海道任內中河疎防堵合迅速開復原官帶領引見奉旨周燾著仍發原省以道員升署欽此竊臣黔中下士知識庸愚由附貢生報捐縣丞分發南河咨補貽賸縣縣丞道光元年霜汎安瀾出力奉旨以知縣儘先升用旋補桃源縣知縣五年拿獲糧船滋事水手多名升補通州直隸州知州十一年催趲漕船出力奉旨賞加升銜是年升補淮安府知府十四年安瀾出力奉旨賞加升銜十六年兼護淮揚道篆調補徐州府知府旋丁母憂服闋赴部奉旨發往江蘇以知府差遣委用補常州府知府升署淮海道因中河疎防堵合迅速奉旨開復仍留原任復經吏部議奏奉旨著送部引見再降諭旨涓埃未效兢惕方深茲復渥荷溫綸准予發往原省以道員升署聞命之下倍切悚惶伏念江蘇爲繁要之區道員有監司之責如臣禱昧深懼弗克勝任惟有籲求恩訓敬謹遵循於地方一切公事實力講求矢勤矢慎以冀仰酬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



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附稟督撫請同籍葬母文竊職道黔南分發江左備

由縣丞升補桃源縣兩次委署海州府復升通判兼署海門同知升任淮安府知府引  
蒙奏加升銜兼署淮揚道又調徐州府道光二十一年間計丁母憂回籍服闋赴任  
見棟發江蘇即署揚州府嗣補常州府奏升無誤奉旨開復仍留原任經部議奉旨仍  
留委署海道任又奉吏部議奏送部引見奉旨准發原省以道員升署伏思職道歷官  
奉委署理淮揚道二十八年正月又奉委署淮揚道原省以道員升署伏思職道歷官  
幾四十年凡此不次之超遷均出恩施之優渥其間縣州府道各任累次辦捕大工  
兩及山東省審辦民情貼服地方安堵職道得以微倖於萬一者皆稟承大憲指示  
周詳之所致凡此知遇恩深自當力圖報効惟是地方河務船情必須時周歷親到  
任大責重斷不能安坐衙齋若非年力強健不足以資治理職道冰淵自凜事堪  
虞現已年逾六旬精力就衰縱使殫精竭慮不敢掉以輕心第耳目所及者思  
慮或有不周與其貽誤於事後莫若直陳於事前職道自致數十年之積勞成疾筋  
骨酸痛現又得有怔忡病症時發時愈醫治不甚見效且職道母棺現尚權厝  
未安自宜乘此辱軀回籍卜葬查江南相距貴州路途遙遠往返難現尚權厝  
職道現已交卸毫無經手未完事件合併聲明專肅寸稟仰祈批示祇遵

李秀張 字靈軒 府貢生

脉象辨症實驗錄序

蓋聞脈者氣血之機也氣血無脈不生脈無氣血不著然又隱於膚中視之不見所

都勻縣志稿卷十八

藝文內篇上

十五

恃以三指審之辨受病之原洵非名哲者甚難體而切之矣余自幼失怙且遭逢亂  
世轉徙異鄉先母多病罕覩良醫旋思張從正曰儒者事親當知醫理於是棄舉子  
業購醫學專書悉心研究疑者質諸良友反復討論如赤水元珠分論寒熱虛實表  
裏氣血與辨明古今病證毫釐之差日久稍有把握雖不敢謂脈象之變幻探之指  
下盡得準繩也顧三部之脈切之可知其症知其症可酌其方症藥相合自問不大  
謬耳閒嘗以二十八脈能晰六經寒熱往來虛實盛衰之緒業醫者靡不知之大致  
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以現行醫書提要者既嫌其略彙集者又苦煩數甚  
至類經之分類圖翼附翼於素問靈樞不無發明且檢閱便利究之強分門目不免  
割裂之誚及景岳全書要旨偏重溫補若不參以嚴用和不輕攻不輕補互相調劑  
鮮克有功又如醫門法律為最近善本惜所稱治驗而未道出治驗之原理洵為憾  
事且古今異時南北異勢人之秉賦各有不同執古論今者曰古如是我亦如是此  
所以誤也此余業醫近四十年未嘗輕言奇經八脈也惟居恒潛心載籍參以臨症  
經驗確有心得與時勢地域相差之點隨時筆記日久成帙共六册名脈象辨症實  
驗錄中以詩體分詠脈象者俾易記也附註一得之愚者俾知古之不可膠執也酌



古準今學理事實兼而有之非謂與類證普濟本事同功惟其意重於經驗願學焉使吾家子弟業此道者得其指南亦張杲醫說傳家三世有所依據也苟再精而求之其有益於世又不僅爲一家幸也於世所謂庸醫殺人其庶幾免乎是爲序

解 炯 傳詳人  
物志

遊穿雲洞記

余館興義於茲二年矣初來時竊喜是間多佳山水久之課餘之暇求一可壯遊者卒不得詢其故或曰此地兵燹以十數過古寺觀皆無有存者余甚苦之爲之太息者有日今年都人士於城之南因舊有之穿雲洞廓而大之崇其臺高有檻不旬月而事竣落成之後二月即重九登高節也適友人邀余循昔人落帽故事將往觀焉余去故土而久羈於此常怏怏不樂是罍也稱快者再遂行由校舍出左旋半里許度橋而西踞橋之上流有小洲幅員可一畝中一亭狀類船人因以船房名四圍竹木離落入畫水則上分而下合勢甚激時作風濤聲伏出橋下紆徐數十步又折而南沿故城石壁左臨花水水淺波平對岸垂楊與清光上下旁有二釣者倒影時相向立佳景也余顧而樂之迎流而前有石橋二視之皆可取道直達遊處行人告余

曰過此徑曲而少遠再數武折而東橋頭與洞口相接便甚余果如其言徐而入之始及門不知其爲洞也仰而觀之疑若凌雲高閣被泰山吞吐其半俄焉英風颯颯忽從中來令人神悚余怪而異之乃歷階而升登其堂左石窟右石几懸而高者若鐘若磬若龍鱗若仙掌不一而足其上巍然端坐而貌古者王陽明先生像也余三拜之不能去昔太史公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心竊向往之余於先生亦云遂退而立睨其旁有光焉石級如梯然乃揭蹠而登初狹若不能容直攀巖而上豁然開朗別有天地則後洞也若有門焉門外有地容一弓可小住筆架山爲之屏更左斜由石徑曲曲輾轉行或三步兩步或步許忽東忽西良久乃盡足亦疲稍憩小亭下宜酒宜琴宜詩前一廳倍亭且三之後依峭壁面有山屹立當之蒼翠之色迎眸掩映居頃之友人自巔而下呼余更上予不敢緩遂舉足爲僂僂狀竟窮是山之頂登六方閣而覽焉是日滿城風雨人家鷄犬髣髴在白雲鄉外余與友人遠眺雲山近俯城郭不啻三千界上飄飄乎欲仙矣遂酌而飲飲而醉且歌且泣滄然淚下謂陟岵陟岡古孝子仁人不無登臨之感余獨何心忍堪此乎爰歸記之殆有所感云時宣統二年九月九日也又洞中通向北口小於南不可屋首事者又將闢一局鑿



池於其下引水灌之植以花木不知後更若何景象也並誌之

獅子山下觀瀑記

興義縣古城背山面水水之源發於城之西隅巖谷間向南行十餘里許稍折繞城北流出環抱如弓狀爲潭爲渚爲堰爲渠兩岸乍廓乍狹廓者民橋其上以八九狹者或石由水底出自成磴可步行然皆紆徐曲折無甚險阨不足異也由城北平行未二里至獅子山地忽低下陷約二千尋常有奇水由高而下勢不可遏偶與石相激搏沸白若布度之長可十丈又下亦如之可五丈又下復然或數尺數寸有差乃順流屈曲達太平原沃野千頃實利賴之旁有飛瀑若遠若近騰之爲雲沛之爲雨野花小草時有珠露昔人嘗種芭蕉數十株於此有瀑時時潤澤之因指爲興義八景之一余嘗與友人自山村還路出獅子山下仰而見之友曰此豈唐人李太白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耶何奔流若此余曰嘻自古英雄豪傑未有不自艱難險阻中者然而虞舜以畎畝而帝傳說以版築而相伊尹呂尙管夷吾諸葛孔明之徒亦以耕釣纍囚顯困而亨者其亨必大屈而伸者其伸必長觀此水幾經坎坷挫折過此以往乃遂四達而不悖而灌溉有資焉可驗也雖然吾生平窮有日矣憶前少壯

時勃勃然干將出匣銳不可當之概謂一戰必可告成乃抑塞久之戰不利再戰之再戰不利三戰之竟苒苒以至於今也豈人生之遇合果有幸不幸耶友曰嗚呼是固然吾與子窮達有時此志正不可少懈也曷姑待之日將入遂與友携手緩歸而爲之記云